

爱,不爱

孔明

笔走龙蛇

“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这是扎西拉姆·多多的诗句,出自她的名篇《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读这首诗时,譬如人生可遇不可求,我却有了“知遇”的快感,心灵骤然间定格于这三句十六个字里了。扎西拉姆·多多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不能心静如水,必不能吟出这样的诗句;没有一番人生阅历,必不能生发这样的感悟;只有拈花微笑了,才会看似家常话,却直抵心底,水清见底,倒映一轮明月。却原来爱或者被爱,其实都一样美好,高天朗月,静水月明。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是感情的高级动物;人是高级感情的高级动物。之所以“高级”,不仅仅是人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借助语言抒情,比如诗词歌赋。言为心声,诗文必能炙人口;言不由衷,遣词造句再美,也等同塑料花来。当然,言为心声,未必就会被心领神会;言不由衷,未必不被信以为真。古往今来,人的情感世界几乎天天都上演喜剧和悲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人都是观剧者,人人都是剧中人。观剧则评头论足,做剧则乐在其中。有的人演技高超,天衣无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无心。”例如红楼人物薛宝钗;有的人生性善良,懦弱任性,“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例

如红楼人物林黛玉。巧于打扮者更容易吸引眼球,善于伪装者更容易赢得芳心。说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水落石出时,日落西山后,还有多少时光供人欣赏风景呢?

爱,即使自欺欺人,也不能说那不是爱;即使鲁莽草率,也不能说那样的爱就不应该存在;即使一厢情愿,也不能说那样的爱就该不屑一顾。因为不由自主,所以多半发乎真情;因为甘心情愿,所以多半无怨无悔。利令智昏,爱更令智昏。谓予不信,且左顾右盼,为情所困,所累,所述,所惑者比比皆是,古往今来更枚不胜举。王朔有名句:“爱你没商量。”真正的爱,自觉或不自觉,已经爱了,还商量啥呢?没有商量余地嘛!就好像春笋破土而出,就好像红日喷薄而出,就好像明月圆满当空,可以视而不见,不等于就不存在。爱就像新鲜空气,呼吸的人多,不知不觉的人更多。

爱因人而异。一些人的爱其实很容易,不能自拔了,方知已经陷入爱河了;一些人的爱很简单,就是个爱,就像蜜蜂遇见花朵了;一些人的爱自私自利,爱了,就以为等同拥有,可以据为己有,理直气壮地拒绝共享、分享,只想一人独享。基于此,一见钟情就是爱,怦然心动,就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感知当下,感动此时此刻。害相思病就是爱,陷入情网,不思茶饭,却思一人,“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卧床不起,以泪洗

面,情思难解,“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死去活来就是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枕边发尽千般愿,要体且待情石烂。”那心真是吃了秤砣了。痴情人常发宏愿,“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并非说说而已,人世间殉情的男女还少吗?

于爱一途,人最容易犯执:执着,执意,执迷不悟。譬如男女之爱,都渴望长久,都希望专一,都盼望花好月圆,但实际上呢?一些爱不能说不真诚,却可以说最经不住考验。就像草木上的朝露,正晶莹透亮,忽然就被风摇落,或被阳光没收;就像牵牛花,早上还鲜艳夺目,晌午竟蔫儿吧唧,黄昏竟不堪入目了;就像吹泡泡,吹得再好,也是泡泡,五颜六色很美,却转瞬即逝,了无痕迹。

有人以为爱万能,实际上爱不天助,便难自助。常常,至少有时候,起码对有些人,爱,不但苍白无力,而且束手无策。不被爱了,爱的表白等同梦呓,连自己都蒙在鼓里,遑论被爱者呢?不被看重了,爱的表达等同对月说话,月能听见吗?不入人眼了,爱的表现等同在盲人面前翩然起舞,有何用呢?爱得死去活来,未必能感动被爱,却可能作茧自缚,即使幸而羽化飞升,那能飞起来吗?

爱确实好,但唯有爱是不够的。猪八戒爱嫦娥,不献爱,但缺自知之明;女儿国国王爱唐僧,爱错了对象,能有什么结果?蝶恋花

是可以的,蝶恋花则且慢,令花厌恶几乎没有悬念。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爱不被爱,便是白爱,一个巴掌拍不响。爱的美好只对爱者而言,对不爱者则相反。爱而不被接受,知难而退,或被感念;一意孤行,却可能给人添堵。

有爱,就有不爱,正如同,有情,就有无情;有心,就有无心;有月圆,就有月缺;有立春雨水,就有寒露霜降。爱如空气,即使新鲜,也可能不被感知;爱如兰室,被闻得多了,可能反而没有了感觉。“情人眼里出西施”,多半是热恋的时候,热恋过后呢?爱一个人,缺点全视而不见了;忽然不爱了,就左挑毛病右挑剔了。

不爱,或许因为爱,或许与爱无关。昨天还爱得要死要活,今天却形同路人;早上还踏咒发誓,晚上却反目成仇了。正常,不正常;合理,不合理;理解,不理解。生活偏不按常规出牌,有时候明明是错牌,却因为自摸,到小时便棘手了。

回到扎西拉姆·多多的诗句:“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爱和不爱,是各人的事,各自掂量,各自消受。心里有爱,说与不说,都一样存在。爱是一瓢饮,渴饮最美;爱是一季花,拈花最美;爱是一味禅,觉悟最美。至于不爱,那就不爱吧,毕竟真爱过,已经足够一生回味了。“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岁月可以稀释,可以屏蔽,可以消磨,爱的种子却早已播种心田了,不荒芜,便是福报。



年轮(国画) 李红旭

人生需要两盏灯

丁小村

有个故事说:“瞎子晚上出门,要人给他一盏灯笼,别人都说,你瞎子点灯白费蜡,干嘛要灯笼。”瞎子说:“我不需要灯,但别人需要。”

瞎子心中装着路,不需要灯也能知道路。但瞎子打着灯笼,既能让自己看到自己,避免被伤害,也帮别人照了路。既了解自己的缺点,也清楚别人的问题。这是瞎子的明智。

一般明眼人只有一盏灯:眼中的灯。瞎子走夜路,等于多了一盏灯,他不但心中有一盏灯,还给了世界一盏灯。

自己心中有路,是一盏灯;给他人留一条路,则是另外一盏灯。

在《三国演义》里边,曹操睡觉都要握着刀,梦里也会杀人;张飞睡觉睁着眼睛。这两个人都是让人惧怕的人,但曹操让人害怕的是他的心机;张飞让人胆寒的则是他的外表。

曹操懂得他人,这是一种心智,这种心智张飞并不具有,所以张飞最后还是掉了脑袋——喝醉了酒睡糊涂了,自己帮着别人把自己脑袋砍了。曹操脑子好使,却偏偏脑子出了毛病,而且偏就是他自己能治这病的华佗给杀了。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会算计,但空城计司马懿没算过诸葛亮,他觉得诸葛亮一生从不弄险,诸葛亮则偏偏要弄一次险。在概率估算问题上,他们都是科学的;但在突破概率问题上,则是诸葛亮司马懿都不能推算的。

周瑜一向自诩,诸葛亮让他的自负倍受打击。他们都没什么错,事情坏在周瑜只懂得自己,诸葛亮却不但懂得自己还懂得别人。

防备他人,是一盏灯;防范自己,则是另一盏灯。

苏格拉底在雅典城被视为最智慧的人,不但雅典,连外邦的许多父母,也都把子弟送来他这里求教。苏格拉底从来没收过学费,半生都是破衣烂衫,衣食简陋,但全雅典城的人都很尊敬他,因为他们尊敬有智慧的人。

但苏格拉底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因此他从来不开讲坛,他愿意在任何一个人和他人讨论问题,不管是菜市场还是杂货铺。把一个问题辩清楚,让你信服,就是苏格拉底教人的方式。因此他见到每一个人都会说:我知道你是个有智慧的人,我很无知,我希望你能帮我搞清楚一些问题。

即便到法庭上,他也和所有陪审团成员一个个辩论,直到让人语塞,直到他们强行判他死刑,最后反而是他在判决整个雅典城——当你们判我有罪的时候,你们已经有罪了;当你们听不进别人的话的时候,你们已经是最愚蠢的人了。

苏格拉底最后甘愿接受死刑,高高兴兴地喝下了毒酒,因为他认为雅典的法律是他热爱的,他既然热爱雅典的法律,就应该服从法律的判决,哪怕这个结果是错误的。

认清别人,是一盏灯;懂得自己,则是另一盏灯。

孔子经常被后人嘲笑:前有楚狂人,后有荷蓑丈人——前者认为他不明智,社会已经坏了,你是生不逢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还是算了。后者认为他连五谷都分不清,小事都干不来,何谈大事,如何教人?

孔子对他们都十分尊重。见到楚狂,赶下车,希望和他讨论讨论,可惜狂人走开了。对于后者的态度,孔子也比较客观,大事都不想,小事又有何用呢?如果人人都图自保,那不更证明大道废了么?

孔子心中很明亮,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趣;但他也更在乎为社会尽责,整肃人心,让正善之道能够得以推行。孔子对于社会并不抱太高期望值,但他愿意为自己的责任感而行动。

认清自己的处境是一盏灯,坚持自己的信仰则是另一盏灯。



黄河壶口 武翔摄

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秦永毅 刘睿

去年“十一”黄金周刚过,我家的农家乐里来了两位外国客人,他们是专门来中国旅游的。他们来华山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拍摄华山的景色,好像对华山的云海最感兴趣。不巧的是,头两天一直在下雨,山上不去,这正好给了我一个接触他们的好机会。每天,我带着他们去逛超市、游乡村……遍访华山风土人情,慢慢和他们熟悉了。

这是一对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夫妇Josh和Shari,年龄三十四五,丈夫Josh是一个摄影师,妻子Shari是一个平面设计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旅行。有一天,他们忽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一生的时间环游世界!

他们将环游世界的目的地分为三部分:欧洲、亚洲、中美洲,计划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旅行。

他们在克罗地亚布罗布国家公园,看到美丽的湖泊、漂亮的木板步行道和令人惊叹的瀑布;在迷人又可爱的托斯卡纳,栖息在Pienza墙外的一个高处,每天都有美丽的夕阳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一边吃着精致的早餐,一边看着不远处被色彩缤纷的热气球装点的天空;在被称为“意大利的马尔代夫”的普利亚海滩,他们遇到华丽天然的游泳池和岩石,以及像绿宝石一样的海水,在这里,他们还在海滩上铺好地毯,摆上餐具,惬意地喝着下午茶……这不是电影里的镜头,而是他们日常的旅行生活,这应

该就是传说中的美好生活吧。

最初的几年,他们的旅行就是别人眼中的“穷游”。他们游览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品尝各地有名的食品,然后拍照片做视频发到自己的博客。很快,他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了很多债。为了坚持梦想,他们一边旅行一边打工挣旅行费用。

Josh和Shari旅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随便转转,他们更喜欢深度游。每到到一个地方,他们尽可能地了解每个地方的文化,感受不同国度的人文和自然魅力。他们拍摄那些人文和自然景观,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网络上,是兴趣也是为了与大家分享旅行中的喜悦。

他们拍出的照片,画面超有带人感,不仅景色美,照片里还流露着情感,让人看了恨不得瞬间就钻进那美景里。随着他们不断在网上发布的帖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他们的照片,后来有人愿意掏钱买他们的照片,许多国家的旅行机构开始邀请他们合作拍片……他们这才发现原来可以用旅行来赚钱,环游世界的梦想照亮了生活的现实。

如今他们已是ins上的“网红”,为了不被金钱束缚,他们拒绝了了不少赚钱的机会。他们知道,赚钱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正因为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真诚,没有被金钱所迷惑,在他们的照片里,总能捕捉到那些令人感动和向往的瞬间。

游中国荷苑赋怀

哲人

暑风炎日,看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翠竹亭亭,青松耿耿,花艳草长无际,团叶罗裙向脸,出水莲花并蒂,招飞鹤,向天歌一曲,丰安绰约。盛唐留古迹,更看如今,世界应无敌,政策党纲,富民强国,新写一时佳绩,实现中华梦想,共享太平岁月,留恋久,一轮明月下,江山如壁。



我在西安闪亮飞

范超

因为又一年度“西安之星”评选申报材料,正好给我一个梳理心路历程的契机,仔细小结之后由衷感慨:西安最中国,在西安的奋斗最美丽。回望岁月,一路沉稳飞过,芳华熠熠生辉,可谓青春无悔。

1980年代中期,当我在雅静的礼泉县乡间读小学时,觉得西安遥不可及。1990年代初,我随母亲与妹妹,农转非到了咸阳,距西安近了一大步。1994年9月,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正式踏上了省城。算起来,2019年,刚好是我到西安谋生的第25个年头。时间在西安,显得无比充分。古今的西安均以钟楼为中心,未来的西安将以浐渭为城中河,逝者如斯夫里流淌的还是时间。时间在西安,即便是大道上的一粒微尘,即便是城墙上的一片砖瓦,都很有重量,它会掉进一个人的现实,掉到穿城而过的我的身上。

毕业后我应聘到城墙东南角的三秦都市报上班。那是最好的年纪,身体里涌动着蓬勃朝气,白日里夹包举笔,为生活更美好四处奔波,夜晚托一身疲惫回到附近城中村的租房,或者赶回咸阳,在父母的等待中乏困酣睡。在继续学习里,我开始认定只有文化可以使人活得自尊自爱。我在报端开设的第一个栏目“点击西安”,每周一期,我在阅览室图书馆掸尘静读,在大街小巷穿行搜索,去敲开一扇扇门和西安城里一个个精英人物访谈谈心。之后冬天被夏天流汗,写稿时为一个发现激动不已,废寝忘食,以苦为乐,一个个专题的做,最终形成包括“西安书侠传”“关中掌故志”在内的厚厚七大本《大地结香——范超文集》,我怀念那个坚信着未来的自己。

不断的追梦改变了我,在那段奔波日子里,结婚、生子、考上国家统招研究生。最关键的是买了房子,逐渐在西安定居下来。2019年3月,《陕西日报》举办创刊79周年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在发言中,我充满深情地说道:“我在这里共追梦十年,十年种树,根深方能参天;十年磨剑,霜刃未曾试前,需耐熬多少淬炼?!而今回望青葱与激情,渐渐都沉淀为属于我的沉甸甸的收获——往小看,收获的是一层层剪贴稿本,一沓沓获奖证书。往大看,收获的是拥有了平台,立稳了脚跟;熟悉了社会,练达了人情;守住了本心,懂得了坚持;打好了基础,找到了方向;积累了资历,养成了习惯。而往大说,最重要的收获则在于适应了变革。道器合一,融会贯通,辅之文化软实力正能量纠偏,终必达致精进坦途。”

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城市都处在当下这一伟大又不平凡的时代中,“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忧劳危机兴业,逸豫舒泰误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是永恒不变,只有我们用坚定使命和同心奋斗的不变应对万变,发展必似豹速鸟疾,前程定如豹纹锦绣。

2007年国庆后我离开报社,开始切身实地感受西安发展的文化、质量、速度、团队,深入参与了许多重大项目的启动和告成,为文化产业的勃兴鼓舞,看着大雁塔北广场等西安会客厅游人如织,看着洋溢在曲江国家级5A景区里西安人脸上文化自信,就觉得自己的一份辛苦没有白费,就觉得我所参与的发展是一曲高歌如虹,是一条大江奔腾,充分兑现着西安的城市价值,实现着城市发展与遗址保护的和谐共生。而在实质上,这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是在为西安历史古都的科学探索。它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从对物质技术的崇尚到对人文主义关怀这个历史性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其质是在城市发展中注重关怀人、富裕人、服务人、成就人,这正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历史责任之所在,也是这座文化名城一切的发展终极所在。记得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园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从南到北静走一遍,我曾亲眼看着它由西安道北棚户区,变成今天恢宏壮丽惠及人民的国家公园,内心无限感慨。

这些年来,因父母家住咸阳,我经常要穿行在两地间,书写真实版的“双城记”,也就深刻感受到了西咸一体带来的变化。电话统一区号,省下不少费用,地铁一站站开通了,再不用一窝蜂地挤59路。我也有了自己的车,每周从西安咸阳打个来回,是我生活的固定安排之一。而我的户口也一直和父母同在,让父母觉得儿子和他们一直在一起。时空距离在拉近,心更贴得紧紧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生活怎样变化,如何坎坷,我一天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像当年在老家种地一样耕作不辍。同期由西安出发出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许多杰出人物,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境界,这是之前不敢想象的。我感谢一直带领、帮扶和关照我的诸多师友,他们的涓滴与沾溉令我片刻难忘。